



石川鴻齋訓點

左傳輯釋

十九

□ 12
3197
19



明 口 12
3197
卷 19

左傳輯釋卷二十三

日南 安井衡 著

昭和十年一月五日 昭求

定公

安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杜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於六月故

三月

晉

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杜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

三月

晉

也據傳庚寅執仲幾不受功士伯怒執之以歸是庚寅執之也長歷以庚寅為正月十六日昭三十二年十一月有己丑庚寅為己丑後六十日則長歷雖不中亦當不遠然則晉人執仲幾在正月而經書之三月者傳又云三月歸諸京師蓋晉人知以歸之非三月歸諸京師然後以告諸侯故經書三月傳言三月歸諸京師者釋經所言歸諸京師然則執即歸歸即執言執足矣故不復言歸耳

之喪至自乾侯

杜告於廟

戊辰公即位

杜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

義無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杜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

九月大雩

杜無

過

立煬宮

杜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

冬十

也

立煬宮

冬十

冬十

月隕霜殺菽

杜無傳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

成周魏子泣政

杜泣臨也代元安顧炎武云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

月為晉之十一月而庚寅即己丑之明日士彌牟既已分役豈有遲之兩月而始裁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三旬而畢矣王引之云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與此為一事不應已見於前年冬十一月又見於是年正月也以經考之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魯人昔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書於昭三十二年冬不書於定元年春則狄泉之會實在前年而不在是年明甚晉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長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敬王十年魯昭三十二年也下遂云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則狄泉之會實在昭三十二年正與春秋經合然則昭三十二年傳載狄泉之會於冬十一月為得其實而定元年傳元年春正月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年時與月皆失其實矣元年傳又云庚寅裁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文數揣高卑度厚薄勿溝洫物土方議遠通量事期計徒庸書緘糧以令役於諸侯已丑正在庚寅之前一日蓋十一月十四日令役歷兩月之久而始設板築也若以庚寅裁為正月十六日事則豈有自十一月己丑所會之地同其事與言亦同故顧以為一事兩收而王則證之經文參之國語斷然以此傳為失其實矣今詳考傳文三十二年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者特傳城成周

之令而已未即城也故傳云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令力呈反謂命之士彌牟營成周者營者表其位也既表其位因量度工役所須使諸侯大夫各知己所當築作歸率徒庸具材用再來京師以從事於工役也故下文承之曰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又曰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曰令曰命未嘗一言及裁築可見特以命城未即城也未即城而三十二年經書城成周者仲孫何忌歸以晉命告廟時公薨于乾侯定公未立無所稟命以告廟為重故經從而書之既已書之矣一事不當再書故此年役與經不復書之此理之最易見者又何疑經不書於元年春哉凡周人言歲皆以夏正言昭公三十二年之十一月夏之九月定公元年之正月夏之十一月同在一年中故國語言是歲而韋昭以為定公元年其義精矣未足以為此傳失實之證也顧王皆以庚寅為己丑明日不知三十二年會於狄泉之大夫特聞徵會之命而來及既盟之後始知城成周徒庸未至材用未具而今日屬役賦丈明日即使之裁慢令視成莫此為甚諸侯安能應其命哉且營成周據傳所載頗亦多端士彌牟雖才力絕倫恐非一日所能辦況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然後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亦當費一二日傳言己丑者特舉其始耳非謂一日了之而必謂以己丑明日裁其不通情勢亦甚矣二十五年傳稱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以此推之仲幾不受功乃宋國定論非一人私見也蓋仲幾受城周之命歸以告諸大夫諸大夫不可至此年春使仲幾再會于狄泉以防晉命故辨之疾持之堅且此三旬而畢果以昭三十二年十一月城之諸侯之大夫當以是冬歸國晉人安得至三月執仲幾于京師也傳又云齊高張後不從諸侯若係三十二年之事經當書齊人或沒其人不書而顯然書高張無所貶責抑又何說也庚寅在己丑後六十日諸侯之大夫受令以歸率役具材以來容此日數始能辦裁益信庚寅為正月十六日非十一月十五日

也以此數事推之前年冬令之至此年春城之分明是兩事傳各從實而書之經則書令而不書事一書義既明也若夫魏舒兩奸位而衛彪偯兩議之死期已兆觸處皆見猶趙孟將死衆人皆知而議之不足怪也

衛彪偯

杜衛大夫

曰將建天子

杜立天子

而易

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

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

杜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

而田於大陸焚焉

杜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也爾雅廣平曰陸

還卒

於甯

杜甯今脩武縣近吳澤

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杜范獻子代

魏子為政去其柏椁示貶之

孟懿子會城成周

杜不書公未即位

安衡案前年書城成周故此不復書

庚

寅我

杜裁設板築

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邠吾役也

杜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邠小

邾

安衡案宋本淳熙本翻宋經注本役也下有邾小邾三字今本多脫

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

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

杜在僖二

曰凡

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

安衡案若

仲幾曰

踐土固然

杜固曰從舊舊為宋役

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

正

杜皇大也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

奚仲遷于邳

杜邳下邳縣

仲虺居薛以為湯左

相

杜仲幾奚仲之後

若服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

杜承奉也

仲幾

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

杜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為舊

安衡案物猶禮也

為宋役

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

杜言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

安衡案凡掌

之政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之屬皆是也韓不信新為卿代魏舒掌城成周之事故云晉之從政者新政謂城周之事非國政也若指范獻子獻子時在國不得言歸視諸故府矣

山川鬼神其忘諸乎

杜山川鬼神盟所告

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

宋徵於鬼

杜取證於鬼神

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

以神証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

杜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

必以仲幾為

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杜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

安衡案仲幾不受功而執之

則執之蓋在正月矣而經書之三月者貶晉以歸且以正仲幾之罪也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

張後不從諸侯註後期不及安衛案昭三十二年狄泉之會經書高張是

侯以此推之往年令役而今年就功益明以顧王之精於稽古不能據此傳以定兩會之各為一事何也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

高張皆將不免註叔寬女襄叔違天高子違人註天既厭周德襄

其所為不可奸也註安衛案叔本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

乾侯註杜成子叔孫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

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註杜衆事皆諂子家子不見叔

孫易幾而哭註杜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安衛案幾與期通詩云卜爾百福如幾

君以出註杜出時成子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註杜言未受昭公之命

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註杜二子始謀若

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註杜宋昭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

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

願也使不敢以告註杜不敢叔孫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

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註杜貌出謂以義

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註杜君昭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

壞墮公子宋先入註安衛案蓋叔孫傳季氏從公者皆自壞墮反註杜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註杜諸侯薨五日而殯殯

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註杜闕魯羣公墓所在也

榮駕鸞曰生不

與先君同註安正義闕是先公葬地春秋言氏猶言家故

其兆域不使註安謂公之墓地為公氏言是公死之家宅也

公喪至五日殯於

左傳卷之二十三

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

杜駕魯大夫榮成伯也旌章也

安衡案駕本或作駕錢大昕云依正文當用鳴假

借同音則駕亦通也阮元云作駕與葉抄釋文合按說文無駕字今從石經淳熙本岳本旌表也自表明不忠

縱子忍之後必或恥

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

杜為惡

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

安衡案言自信惡君之

跡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

墓

杜明臣無貶

安衡案魯侯墓兆之外溝而限之季氏欲葬昭公於兆中而溝

公同兆故同一溝也而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場公九月立場宮

杜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場公九月立場宮

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場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

安衡案場公伯禽之子也魯先公多矣必禱于

立其弟故禱之耳立場宮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杜簡公

士遠人異族也為明年鞏氏賊簡公張本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杜無傳雉門公宮

也天火

秋楚人伐吳

杜囊瓦稱入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杜雉門公宮

無傳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杜傳言棄親用

楚

杜縣西南有桐鄉

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

杜舒鳩楚屬國

日以師臨

我

杜使以師臨吳

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

杜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

媚者也欲使楚不忌

安衡案曰以下吳子命舒鳩氏之言非使舒鳩氏誘楚之詞

吳所謂多方以誤之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

杜從舒

吳人見舟于豫章

下囊瓦伐吳相應非也

而潛師于巢

杜實欲以

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

之

杜楚不

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杜繁

巢大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

杜射姑邾大夫

聞乞肉焉奪之

杖以敵之

杜奪關杖以敵關頭也

左傳單釋

卷之二十三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杜無傳安正義三傳皆無其說不

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己賈雖為此解於傳無文不可從故杜不言杜再同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杜六月乃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柝杜柝地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杜門上安衡案四方而高曰臺門

即觀臺也禮天子諸侯臺門門左右地高架屋於其上謂之臺門兩觀起於上故又名觀臺僖五年公遂登觀臺以望而書是也互詳於僖五年臨廷闈

以餅水沃廷安衡案廷朝也諸侯三門唯雉門有觀臺邾子望見之怒

闈曰夷射姑旋焉杜旋小命執之杜見其不絮弗得滋怒自投

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杜廢隋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杜欲藏

人敗晉師于平中杜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杜為五年士鞅

冬盟于邾杜邾即脩邾好也杜公即位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

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

子常欲之杜成公唐惠侯之安正義爽或作霜賈逵云色如霜紉馬融說肅

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

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杜竊馬者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

身杜隱憂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杜相助也夫人

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

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

也杜言楚所以禮遣蔡明日禮不畢將死杜遣蔡侯蔡侯歸及漢

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杜自誓言若復渡漢

杜當受禍明如大川

杜當受禍明如大川

杜當受禍明如大川

杜當受禍明如大川

杜當受禍明如大川

杜當受禍明如大川

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註杜為明年會

召陵張本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註杜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註安衛

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註杜於召陵先行會禮夏四月庚辰蔡

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葬陳惠公註杜無傳許遷于容城註杜無傳秋七月公至自會註杜無傳六月

卒註杜無傳即劉蚩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為告同盟故不具爵葬杞悼公註杜無傳楚人圍蔡註杜無傳劉卷

故也註杜無傳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註杜無傳孫士鞅即范鞅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註杜

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吳為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鄧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註安正義長歷推此年閏十月庚辰又是十一月二十九辛亥朔據此上推大小相間此年十二月晦為辛亥庚辰在辛亥前三十日則庚辰十一月晦也及云者追及前人也庚辰為十一月晦則亦是追及十二月故云六年及此月也史墨之言不違毫厘杜解及此月為十二月所以費解也楚囊瓦出奔鄭註杜書名庚辰吳入鄧註杜弗地曰入吳不

行故敗而稱吳左氏無此義故杜顯而異之衡案傳云庚辰吳入鄧舉經文也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釋經所以不稱爵也左氏義與公穀同但其釋經例以序事故杜孔不曉耳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註杜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

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

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不服

杜中山鮮虞

棄盟取怨無損於楚

杜晉楚同盟伐之為取怨

而失中山不如

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

杜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

祇取勤

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

杜折羽為旄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

羽旄借

安正義計羽旄所用其費無多晉人自應有之而襄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此又假羽旄於鄭者或當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之衛案羽旄

唯見於此及襄二十五年傳他書無所見而晉人皆假之則其制必有異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注云綏當為綏讀如冠冕之類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

旂此蓋錯誤也綏為注旄牛尾於杜首所謂大麾疏云但注旄竿首未有旒綵此下文云明日或旆以會旆即旒也無旒蓋亦無綵然則羽旄做有虞氏之綏為之唯注

羽旄於竿首不旆旒綵故名羽旄與當時旄牛尾希少而其制又奇古故借觀之孟名者別周禮春官司常云旂車載旌杜解羽旄為旌故云王者遊

車之所建然司常又云凡軍事建旌旗則旌所建不止遊車也

會

杜或賤者也繼旒曰旆令賤人

晉於是乎失諸侯

杜傳言晉無禮所以遂弱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

杜子行敬子

曰會同難

杜難得

煩言莫之治也

杜噴至也煩

安陸榮云管子噴室之議房玄齡云謂議論

爭言也此噴有煩言若曰噴然有煩亂忿爭之言耳

其使祝佗從

杜祝佗大

安阮元云詩下泉正義

引傳並作祝鮀衛案佗字子魚舊本從魚是也

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

杜書辭典正義論語疏

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

杜共二

徼大罪也且夫祝

社稷之常隸也

杜隸賤

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

杜社稷

國安正義劉炫以社稷動謂軍行衛案下文云

好之事

杜謂朝

君行師從

杜二千五

卿行旅從

杜五百

臣無事

焉公曰行也及臯鼬

杜將

將長蔡於衛

杜欲令蔡

衛侯使祝佗

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鞀為饗鼓

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

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杜蔡叔周公兄

安正義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

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如彼文則蔡叔周公弟也今以蔡叔為周公兄者以僖二十四年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

唐誥百篇不載封伯禽事別見洛誥唐叔有歸禾故皆不載也

而封於少皞之虛註杜少皞曲阜也

分康叔註杜康叔在魯城內

註杜康叔衛之祖

以大路少帛精棧旃旌

註杜少帛雜帛也精棧大赤取漆也通帛為旃析羽為旌

正義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大赤是通帛知少帛是雜帛也舊是漆赤之草棧即旃也阮元云說文精赤繒也繒為正字王引之云少帛蓋即小白逸周書克殷篇縣諸小白孔晁注曰小白旗名齊桓公名小白蓋以旗為名少與小帛與白古字並通

衡案密須之鼓文王伐密所獲以此例之小白必武王所縣紂頭王讀少帛為小白

是大呂

註杜鍾名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

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甫田之北竟

註杜畛塗所經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

註安正義周禮遂人曰十夫有溝廣深四尺溝上有畛容大車衡案畛亦界也封畛謂封而界之

取於有閭之士以共王

職

註杜有閭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

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註杜為湯沐邑王東巡守

以助祭

註安馬宗璉云詩相土烈烈鄭箋云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

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竹書紀年相土遷商丘是東都即商丘也

聘季授土

註杜聘季周公弟司空

陶叔授

民

註杜陶叔司徒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註杜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

皆啓以商政疆

以周索

註杜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

註安衡案民安所習不變其俗政易成也故皆啓以

高政以此推之魯得紂畿內之地益明疆杜訓疆理然則下文疆以戎索亦以戎法疆理土地邪恐非聖人以夏變夷之道竊謂疆謂為之封疆殷封諸侯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變其法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但以理勢言之舊諸侯無功者不可盡增其地姑仍舊制其懿親元功新封者則皆以周法疆以周索蓋謂此也唯然故子產孟子論諸侯之地皆曰方百里蓋以殷法言之也祝鮀欲明其尚德故曰疆以周索戎地多荒少墾以封諸侯疆土不得不廣故又建一法以均穀土謂之戎索是以邊遠

之國其地必廣此雖無據亦理之可推者也

分唐叔

註杜唐叔晉之祖

以大路

密須之鼓

註杜密須國名

闕鞏

註杜甲名

沾洗

註杜鍾名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註杜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也

註安正義懷姓居在晉地而不言殷民知是唐之

有九族也劉炫云職主也正長也主官事者有五長分五宗為五官使主之此九宗蓋宗有一人數少者當宗不足立官并之為五使五官領九宗或以為於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衡案隱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是五正九宗之長蓋懷姓世置五長以分治之成王不獨分九宗并其官賜之故曰職官五正

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

註杜唐誥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今大原晉陽也

啓以夏政

註杜亦夏風俗開疆以戎索

疆以戎索

註杜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

註安衡案狄之曠莫萊多而田少

封土不廣不足以共王職故

啓以夏政

註杜亦

啓以夏政

啓以夏政

註杜亦

啓以夏政

邊竟之國其土必大於爵成王封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

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

啓商基間王室杜基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安王引之云基之言基基

室也爾雅曰基謀也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雒鄭注以基為謀是也廣

韻基教也二曰謀也訓基為教本於宣十二年傳楚人基之脫局注訓基為謀疑即

此傳舊注也玉篇謀謀也廣韻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杜周公稱王

管謀也謀基基並字異而義同杜命以討二

叔蔡安釋文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杜與蔡叔車其子蔡仲

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杜為周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

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杜五叔管叔解蔡叔度成安正義

聃季是毛叔象何容乃取元名為封國之號斯必不然矣陶淵明集聖賢羣輔錄作

毛叔圉李淳云杜蓋據僖二十四年文昭之名以為此皆大姒子也然案書顧命有

曹叔無毛叔以無官之說案之則史記為長蓋無官者不為王朝之官也杜謂曹與

周公異母者以上言五叔無官下又獨提曹說也不知上言五叔乃有官無官之異下言伯甸乃封爵尊卑之異豈相妨乎

曹文之昭也杜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

其母弟也猶先蔡杜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其載書云

王若曰晉重杜文魯申杜信衛武杜叔蔡甲午杜莊鄭捷杜

齊潘杜昭宋王臣杜成管期杜茲蔡甲午杜莊鄭捷杜

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杜略道安衡案略界也故云復此

可得而復故杜解略為道陸聚釋為法度然管弘欲必與周當

時之人以為違天祝鮀鋪張而言之故云欲復文武之境也而不正其德將如

之何管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

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註杜昭

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教禮

無驕能註杜以能驕人無復怒註杜復重也無謀非德註杜非所謀也無犯非義註杜

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

為沈故圍蔡伍負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註杜在昭二十七年

伯氏之族出註杜卻宛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

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

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註杜

自豫章與楚夾漢註杜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

日子泂漢而與之上下註杜泂綠也綠漢上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

註杜以方城外入還塞大隧直轅冥阨註杜三者漢東

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註杜

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註杜黑楚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註杜

不可久也不如速戰註安衡案體氣透革則柔軟史皇謂子常楚

人惡子而好司馬註杜史皇楚大夫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

入註杜城口三隘道之總名安衡案三隘道蓋在註杜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

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註杜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三戰

子常知不可欲奔註杜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註杜求知政事難而逃

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註杜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註安衡案

舉註杜經所以書戰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註杜

死可以償罪此時吳勢張甚雖史皇亦知其不可克矣下文以其乘廣死自踐其言也說解也

左傳 卷之三十三

在楚史記蘓秦傳云塞郢阨徐廣曰郢江夏鄖縣棟謂郢阨即冥阨也墨子非攻篇曰吳闔閭次注林出於冥阨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當子常不順司馬之計濟漢轉戰至於柏舉其時吳既出隘而西楚事不可為矣

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

杜以方城外入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之隘道

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

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

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

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杜以戰

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安衡案知勸子常

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

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

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滋五戰及郢杜奔食食者走不

林堯叟云楚走不暇食故吳人食其食而又從之陸彖云清發之戰半濟而擊之則

亦非皆陳而戰矣何得數之為五也蓋自小別至大別三戰自柏舉至此又五戰則

雍滋亦在其數但傳文高簡舉其大略耳衡案林讀奔字句絕是也為如殺雞為黍

之為為食謂炊飯楚人炊飯正熟而吳人追及之楚人駭不食而奔故吳人食其飯

而又從之也皆陳曰戰經例也傳自為文則凡兵令皆謂之戰矣三戰數往故曰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三戰其戰不足記故特舉其數以示破竹之勢耳五戰數來

故曰五戰至郢然則此五戰在雍滋之後其杜陸皆非

以出涉睢杜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

七餘反顧炎武云下文但言季芊知非二人衡案季其輩行因為字芊楚姓季芊

猶言伯姬叔姬畀我別是一人下文但言季芊者畀我無事可記世族譜以為二人

是也季芊云鍾建負我以一負之故必欲適之其負可知矣女子二十雖未許嫁亦

筭而字蓋季芊年二十無嫁端故筭而字耳非許嫁而夫死也正義云夫死而改適

鍾建非也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燒火燧繫象尾

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杜以尊卑班次

山處令尹之宮杜王子山吳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

之杜入令尹宮也言吳無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杜息汝南新息也敗

吳師于雍滋傷杜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杜

司馬嘗在吳為闔廬臣是以今恥於見禽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

馬曰我實失子可哉杜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

左傳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十三

卑布裳剽而裹之註杜司馬已死剽到取其首安衡案司馬云吾不可用也已是尚未死也唯尚未死故布裳於前而剽之首墜

其身而以其首免註杜傳言司馬之忠壯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註杜入

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註杜入

奔鄭鍾建負季芊以從註杜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註杜以背受戈故

鄭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註杜

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

者能之註杜詩大雅言仲山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

宗廢祀非孝也註杜弑君罪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

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

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註杜竄匿周室

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弊天衷註杜弊成安陸祭云僖二

在公宮之北註杜隨公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註杜子期昭王兄逃王

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

隨之辟小而密通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

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註杜一人若鳩楚竟敢不

聽命吳人乃退註杜鳩安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註杜

辭曰不敢以約為利註杜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事非為王使見註杜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

之意陸解約為困約是也杜以曰以下為辭見之詞故解上句云欲使盟隨人解此

約義同謂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為利也衡案辭辭見王也曰以下自述其辭見

左傳卷之二十三

十四

句云亦不肯為盟主然傳直言使見而已未嘗及盟約蓋杜見下文言盟謂鑿金辭盟乃使子期盟不知割子期之心特取其血而已至盟王自為之不始使臣下盟也

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杜註當心前割取血初伍負與申包胥

友杜註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杜註復報也安衡案

作覆林堯叟云復與覆同下文申包胥曰我心能興之復與興對讀為覆是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

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安衡案戰國策說此事曰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

鄧琴冒勃蘇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琴冒楚武王之兄史記作蚡冒勃蘇即包胥蓋包胥出於蚡冒故戰國策謂之琴冒勃蘇而服虔注左氏亦曰王孫包胥也傳稱申包胥者蓋食邑於東因以為氏耳曰吳為封豕長蛇

以荐食上國杜註若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

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杜註吳有楚則與秦鄰

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杜註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

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杜註撫存也安衡案靈秦伯使辭焉曰寡人

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杜註伏猶處也安陸榮云伏隱也謙言未獲所竄隱之處

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杜註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脩我戈

九頓首而坐杜註無衣三章秦師乃出杜註為明年包胥借作與子偕行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杜註無傳夏歸粟于蔡杜註蔡為魯歸之粟於越入吳杜註於發聲也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

叔孫不敢卒杜註無傳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杜註因楚亂也終閔馬父之言夏歸粟于蔡以周亟

於無資杜註亟急也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

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杜註璵璠美玉安正義案

與璠魯之寶玉璠璠是一玉惠棟云案說文孔子曰美哉璠璠遠而望之與若也迤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字勝明是兩玉正義非也 仲梁懷

弗與註杜懷亦季氏家臣 曰改步改玉註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璠璠祭宗廟今昭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璠璠

安陸榮云周語晉文公請隧王弗許曰改行改玉韋昭云佩玉所以節行步君臣遲速有節言服其服則行其禮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今仲梁懷之言亦

此意若曰季孫人臣未改君步則不宜改玉矣 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

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註杜洩也為君不欲使僭 既葬桓子行東

野註杜桓子意如子季孫斯 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

懷仲梁懷弗敬註杜懷時從桓子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註杜行

懷也為下陽虎因桓子起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註杜五百乘三萬人 子蒲曰吾未知吳道註杜道猶使楚人先與吳人

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繁王于沂註杜稷沂皆楚地 吳人獲蓬射於柏

舉註杜蓬射楚大夫 其子帥奔徒註杜奔徒楚散卒 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

註杜楚地 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註杜從吳伐楚故 九月夫繁王歸自立

也以與王戰而敗註杜自立為吳王號夫繁 奔楚為堂谿氏註杜傳谿安惠棟

符云堂谿谿名在西平司馬彪郡國志云汝南吳房有堂谿亭廣韻引作棠古字通 吳師敗楚師于雍滋秦師又敗

吳師吳師居麋註杜麋地名 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

能收又焚之不可註杜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言不可并焚 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

有知也可以敬舊祀註杜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 豈憚焚之註安衡案言死者可敬祀豈憚見焚哉

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註杜楚地名 吳師大敗吳子

乃歸囚闔閭罷闔閭罷請先遂逃歸註杜與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

以不克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註杜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

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歸 葉公終不正視註杜不義安馬宗璉云沈尹戌曾

母在吳是諸梁為沈尹戌子審矣王符潛夫論以諸梁為戌之第三弟高誘以沈諸梁為葉公子高之父皆不若傳文足據元凱注為精確矣 衛寔沈尹戌初臣闔廬其

三傳之計

妻蓋吳女故吳之入楚其親擊之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註杜

以歸而后臧從之耳非倖囚也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

註杜

藐季氏族

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

註杜魯南城門

庚寅大詛逐公父歌及秦遄

註杜

皆奔齊

註杜歌即文伯也秦遄平子姑壻也傳言季氏之亂

安釋文歌昌欲反

楚子入于郢

註杜吳師已歸

初

鬪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

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

於成曰

註杜江夏竟陵縣西有白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

藍尹亶涉其帑

註杜亶楚大夫

不與王

舟及寧王欲殺之

註杜寧安

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

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

註杜惡過

王賞鬪辛主孫由于

王孫圉鍾建鬪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

註杜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

子西

曰請舍懷也

註杜以初謀殺王也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

註杜終從其兄免王難是大德

安陸祭云尋傳所記鬪懷但有殺君之謀曾無從王之績昭王此意當是以其兄鬪辛之故若曰以兄之德滅弟之怨耳馬宗璉云觀辛巢以王奔隨則懷猶欲殺王也衡案陸馬是也但懷之欲殺王意在報父讎非謀奪其國昭王所以滅怨也

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諾

註杜子旗夢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

殺之在昭十四年

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

註杜子旗夢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

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

註杜司樂大夫

安馬宗璉云鍾儀世為伶人鍾氏之族蓋世掌樂

官故鍾建亦為樂尹

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

註杜脾洩楚邑

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

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

於麋築城

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

註杜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

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

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註杜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

晉士鞅圍解虞

報觀虎之敗也

註杜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註杜游速大叔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註杜無傳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惠棟云賈逵曰公羊曰仲孫何忌公羊疏云賈經無何字案下經云仲孫何忌當無何字衛家仲孫何忌昭三十二年始見於經自是厥後定三年八年十年十二年哀元年二年三年六年十四年皆書何忌唯此下經無何字故杜彼注以為闕文是也

冬城中城

註杜無傳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郟

人言非其罪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

昏靡也

註杜昏靡周地也周僖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

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註杜陽虎將逐三桓欲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

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

註杜彌子瑕衛公叔文子老矣

註杜文子

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

鼎

註杜備文公

成之昭兆

註杜實龜

定之鞶鑑

註杜鞶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

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

以為之質

註杜為質求納

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

註杜蒙覆

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

註杜大姒文王妃

唯周公康叔為相睦

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

待之若何乃止

註杜止不伐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

註杜獻此春取

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註杜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

人兼享之

註杜賤魯故不復兩設禮

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

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註杜稱先君以徵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

安邵寶云孟孫何為而遽誓哉見虎有不容之勢焉有不可言之惡焉而已有不得已之情焉欲晉君臣於

言外得之而預圖所以待之也凡誓辭曰有如日有如河有如先君云者若謂苟不如此將如何如河何如先君何若謂其神臨之必降之禍也此所謂彊為之請以取入焉者也顧炎武云恐晉陰厚之故為此言衡案范鞅賄孟孫恐其取貨於虎而助之故言虎必不容於魯以預防之耳其言若厚虎實欲使鞅知魯人患苦之若厚之將取其怨也故獻子曰魯人患陽虎矣有如先君者凡盟誓之言必質之鬼神質之日者曰有如日質之河者曰有如河質之先君者曰有如先君言若背所盟誓其神罰之如所質也此未必質諸先君然已為盟誓之套語言有如先君其意自通也邵釋如為如何非

使其人杜擇得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

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杜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

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杜終纍闔廬子夫差兄舟師水戰

獲潘子臣小惟子杜二子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

于繁陽杜陵師安正義南人謂陸為陵此時猶然阮元云襄四年傳作繁陽馬宗璉云郡圖志汝南宗公國有繁陽亭令尹

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杜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

其政以定楚國杜傳言楚賴子西以安周僖嗣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

以作亂于周杜僖嗣子朝餘黨鄭於是乎伐馮滑晉驪負黍狐人闕外

杜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於此見註者為戌周起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晉驪

杜為下天王出註居姑稽起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

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杜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

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

而行吾室亦不亡杜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

行也見溷而行杜溷樂祁子也見註於君立以為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繇上獻

楊楯六十於簡子杜楊楯名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

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杜知范氏必怨將得禍然子死晉國子

孫必得志於宋杜以其為國死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

左傳卷之二十三

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杜獻子怒祁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杜怒祁

父之衢杜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安馬宗璉云禮記正義云魯之外朝在庫

門外曰庫門中曰雉門內曰路門又三朝燕朝在路門內治朝在雉門內外朝在庫

門內周禮小宗伯職右社稷左宗廟鄭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周社即魯社以

下言亳社故謂之周社耳閔二年傳成季之將生也卜楚丘之父卜之曰間於兩社

為公室輔兩社謂周社亳社則二社皆在庫門內特分東西而已凡國有大事諮於

國人致之外朝亳社在外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杜姑猶辟僖

之亂也杜為明年單劉逆王起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杜地齊人執

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杜稱行人非齊侯衛侯盟于沙齊侯衛侯盟于沙杜結叛

雩杜無傳大雩杜無傳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杜夏國九月大

冬十月

七年春二月周僖翩入于儀栗以叛杜儀栗周邑齊人歸鄆陽關

陽虎居之以為政杜鄆陽關皆魯邑中貳於齊夏四月單武公杜穆

子劉桓公杜文公敗尹氏于窮谷杜尹氏復黨僖秋齊侯鄭伯盟

于鹹徵會于衛杜徵召衛侯欲叛晉杜屬齊諸大夫不可使北

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杜欲以齊師齊侯從之

乃盟于瑱杜瑱即沙也為明年齊國夏伐我杜齊叛陽虎御季桓

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杜處父孟氏家臣將育軍齊師齊師聞之

隨伏而待之杜隨毀其軍以誘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杜而女

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杜苦夷季氏家不待有

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杜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冬十一月戊午

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註杜慶氏守姑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

王城註杜己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館于公族黨氏註杜黨氏周大夫而後朝于莊宮

註杜莊王廟也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註杜報前年伐我西鄙公至自侵齊註杜無傳四年二月

公侵齊註杜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註杜無傳曹伯露卒註杜盟卑鮑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註杜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東郡燕縣東北有

瓦公至自瓦註杜無傳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註杜無傳四年晉士鞅

帥師侵鄭遂侵衛註杜兩事故葬曹靖公註杜無傳九月葬陳懷公

註杜無傳三月而葬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

濮註杜無傳結叛晉從祀先公註杜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盜竊

寶玉大弓註杜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安衛案論語陽貨欲見孔子

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引而釋之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闚其亡也而往拜之由此推之陽虎時為大夫非季氏家臣也而此經書盜者非卿經不書名但他國之臣以地來奔者雖非卿亦書名重地也周室分器貴與地同虎不書名者蓋內外異詞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註杜攻其門士皆坐列註杜言無

曰顏高之弓六鈞註杜顏高魯人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安惠棟云坐謂坐作

案觀下文所述魯軍無紀律甚則坐列謂安坐排列注云無鬪志是也古稱與晉稱同當周階以下三分之一六鈞雖非強弓亦未為弱魯兵孱弱故以為異強而傳觀之傳記之者見其不足用也通觀下文所載其意可見矣杜不知傳意所在求其記而不得乃云古稱重矣矣

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註杜子鉏齊人

安衛案顏高正爭弓偃且射子鉏中頰殪註杜子鉏安衛案偃仰臥也

故曰偃且射顏息射人中眉註杜顏息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註杜

以自安鄭玄云志意所擬度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註杜猛魯人其

高書曰若射之有志

注故與一人皆仆

注魯人

注初俯既而轉身

注欲先歸

注杜

注杜

注杜

注杜

注杜

兄會乃呼曰猛也殿註杜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二月己丑單

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註杜討儋翩之黨穀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

伐孟以定王室註杜傳終主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

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二

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註杜執樂祁獻子私謂子梁

范鞅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

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註杜待留

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于大行註杜大行晉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

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註杜州晉地為明年宋公公侵齊攻廩丘之

郭註杜郭郭主人焚衝註杜衝戰安釋文衝昌容反說文作輶云陷陳車也惠

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衝案馬首前於轅端轅端雖著大鐵不可或

濡馬褐以救之註杜馬褐遂毀之註杜毀主人出師奔註杜攻郭人少

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註杜陽州之役猛先歸猛逐之

顧而無繼偽顛註杜逐廩虎曰盡客氣也註杜言皆客苦越生子將

待事而名之註杜苦越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註杜欲自比夏

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註杜報上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註杜救不

魯於是始尚羔註杜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

史略註安正義魯則同之蓋命卿與大夫俱執鴈於是方始尚羔令卿執之記禮廢

故稱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禮不敵公略稱師乎衡案卿執羔禮有明

文魯人何不知蓋魯人從禮凡為卿者皆執羔晉則唯正卿執羔魯人以其為霸王

遂棄禮從之傳記禮所由廢耳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註杜自瓦還就趙

非謂其復正也會師劉說得之

簡子曰：君羣臣誰敢盟衛君者？註：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推辱之。涉佗成何曰：我

能盟之。註：二子音大夫。衛人請執牛耳。註：盟禮尊者泣牛耳，其次盟者衛侯。

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註：言衛小，可比晉縣。將歆涉

佗拔衛侯之手及挽。註：安陸榮云：趙子常云：傳不言見血，杜說甚矣。戴侗云：按若但為推擠，則不當言至。

按：今案字書：挽一作捩，持頭髮也。捩是捩持之意。按義亦當然耳。衛案說文：拔推也。手後曰挽，儀禮及史傳作擊及挽，承將歆而言之。凡盟盛血於盤，掬而歆之，衛侯將

歆，涉佗推其手向盤，盤血及挽，言推之強也。言歆有血可知，故傳不言血。杜注得之。趙云：傳不言見血，是以杜注為涉佗傷衛侯，不知歆必有血。杜謂是血耳。戴訓按為

捉持，捉持衛侯之手，本是非禮，何必待及挽而後始為辱衛侯哉？二人皆不知歆法，故益出益謬，而後儒多從其說，可怪矣。衛侯怒，王孫賈

趨進，曰：盟以信禮也。註：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

受此盟也。註：杜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衛侯欲叛晉，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

夫問故，公以晉諾語之。註：杜語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

嗣，寡人從焉。註：杜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安顧炎武云：寡人，大夫曰是衛之

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

為質。註：杜為質，於晉。安衡案：翻宋經注本，而子下有厚字，石經以下俱無。靈公之子見

耳。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從

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

註：杜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

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

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

請改盟，弗許。註：安衡案：仲尼曰：王孫賈治軍旅，此亦可以見其有方略矣。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

鄭，圍蟲牢，報伊闕也。註：杜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師，不親侵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註：杜魯為晉討衛。季寤，公鉏極。

註：杜季桓子。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

左傳釋義 卷之二十三

氏

註杜輒叔孫氏之庶子

叔仲志不得志於魯

註杜志叔孫帶之孫皆為國人所薄

註安衛案孫當

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

註杜子桓

孫輒更叔孫氏

註杜代武

已更孟氏

註杜陽虎自

冬十月順祀先公

而祈焉

註杜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

辛卯禘于僖公

註杜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

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

戒都車曰癸巳至

註杜

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叔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一家

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

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

孟孫以壬辰為期

註杜處父期以兵救孟氏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

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

註杜越陽虎

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

註杜咋暫也

安錢大昕云孟子今人乍見孺子趙岐訓乍為暫乍暫聲相近疑傳注皆無口旁後人妄增梁履繩云咋字經典罕見左傳果有此字五經

文字何以不收也阮元云咋謂石經初刻作乍後加口旁衡案咋杜訓暫即傳不作乍亦讀咋為乍矣然暫謂於義未切竊謂咋啗也啗骨者其口微開季孫恐其言漏

洩不敢開口大聲其狀若嚼骨然故言咋謂與

日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註杜欲使

免己於難以繼

安正義言女今不良反以是殺我之事繼續之衡案是如是月是其先人之良

其先人之良季孫命以良繼祖故林楚對曰臣聞命後如疏說是詰責之安得言臣聞命後哉

對曰臣聞命後

註杜後猶

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

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

言必往

孟氏選國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

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偽築室於門外因得聚眾公期孟氏支子

林楚怒馬及衢而騁

註杜騁馳也

陽越射

之不中築者闔門

註杜季孫既得入乃閉門

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

公與武叔

註杜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

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

門入

註杜魯東城之北門

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

註杜城內

名地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

左傳

卷之二十三

內

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

追余

杜徵召也陽虎召季氏於蒲圃將欲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於召我

安衡案上文林楚云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此徵死與彼同則

喜於徵死不獨季孫故曰魯人也此於文當言喜於免徵死不言免者疾言之意與言免同

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

杜嘻懼

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

杜畏陽

陽欲殺桓子

杜欲因亂討

季氏以強孟氏

孟孫懼而歸之

杜不敢殺

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

杜子言季寤辨猶周編也編告廟飲酒示無懼

安衡案辨編通舍讀如舍奠之舍季氏三廟故曰辨實爵釋於祖禰之前蓋以告別非飲酒也

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杜叛不書

鄭駟歆嗣子大叔為政

杜駟歆

乞子子然也為明年殺鄧析張本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杜無傳四年

得寶玉

大弓

杜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

六月葬鄭獻公

杜無傳三月

秋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杜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

秦伯卒

杜無傳不書名未同盟

冬

葬秦哀公

杜無傳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

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

杜巢向戌

子明謂桐門右師出

杜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

安劉用熙云子明蓋與右師同居古者同族居有東西宮南北宮

出謂逐之使出而別居也衡案喪服傳自命士以上父子異官是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謂士子未仕者樂大心仕為右師稱桐門古者使卿居城門之旁即

以其門為稱魯有東門襄仲宋役人稱皇國父為澤門之哲皆是也大心稱桐門右師則其宅在桐門旁子明果與右師同居子明寄寓於右師之宅當自引去安能逐

出之且二子雖同族皆已為卿有廟有寢又有從僕非復士子未仕者之比豈一宅所能容哉故杜以為右師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然亦未安竊謂此本忿言辭

溢於意出謂出往他邦耳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鍾何也

杜忿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

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鍾

己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

杜樂氏戴

不肯

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杜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鄭駟

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杜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

君子

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

杜加猶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

杜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

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杜詩邶風也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

規誨之

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敝芾甘棠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

杜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小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

思其人猶愛其樹況

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杜傳言子然爾大叔夏

陽虎歸寶玉大弓

杜無益近用而祇

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

得

杜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為人用者也

得用焉曰獲

杜謂用器物以有獲若

六月伐

陽關

杜陽

陽虎使焚萊門

杜陽關

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

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

杜三加兵

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

嘗為隸於施氏矣

杜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

魯未

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

杜大國

而無天菑若之

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

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

焉杜求自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

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

虎將東之陽虎願東

杜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

乃因諸西鄙盡借邑

人之車鏃其軸麻約而歸之

杜鏃刻也欲

安衡案爾雅釋詁鏃絕也釋

必折故杜云欲絕追者蓋虎鏃軸所入轂處故邑人不

載蔥靈寢於其中而

逃

杜蔥靈輜

安正義說文輜輶衣車也前後有蔽賈逵云蔥靈衣車也有蔥有

今人猶名二木為靈子其內容人卧故得寢於其中而逃衡案載裝載也謂裝載衣

者我俗謂之格子是也寢於其中者
寢於裝載衣物之中欲人不覺也
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

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杜人受亂秋齊侯伐

晉夷儀
杜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
杜無存齊人也

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
杜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先登求

自門出死於雷下
杜既入城夷儀人不暇故東郭書讓登
杜登城非人

衆使後而已先登
安衡案先登勇士之所志也書不敢以鄙怯待人故將登禮讓於衆衆

讓字蓋二子所登比他差易故讓登者左右也又曰使登者絕而後下言己不欲

功書讓登故以讓欺之耳如杜說下文皆不犂彌從之日子讓而左我讓

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
杜恐書先下故又謫安衡案二人所登稍易故

登登者既絕然後相借入城書左彌先下
杜書從彌言左行彌安衡案彌

彌欲先入城故以此欺書書與王猛息
杜戰訖共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

曩者之難今又難焉
杜斂甲起安衡案曩者之難謂先登當

吾從子如駝之有靳
杜駝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己從書如安釋文

如駝之有靳非惠棟云毛詩小戎云游環脅驅傳云游環靳環也沈重曰靳者言無

常處游在駝馬背上以駝馬外轡貫之以止駝之出猛蓋言靳所以輔駝非相違也

而相從也何仇難之有阮元云詩小戎釋文說文繫傳引並作如駝之有靳王引之

云小戎沈重音義引左傳云如駝之有靳鄭風大叔于田正義引此亦作如駝之有

靳則是孔本原有有字與沈重所引同不當改孔以從陸也衡案小戎釋文游在駝

馬背上王引之依釋名改駝為駝游環在駝馬背上不能止其出釋名是也又據毛

詩釋文正義以作有靳為是亦是也但不能定杜沈孔二家之是非蓋未之思耳杜

解靳為駝馬直取之駝其謬不待論孔據說文為駝馬當曾皮竊謂當曾皮蓋所以

屬駝駝車也故唯駝馬有之服約首於衡未必有當曾皮也即有之本與駝不相涉

若取駝首與服曾相並兩服上駝兩駝雁行在當時人皆知之當言如駝之於服而

云如駝之有靳義不可通孔說亦非唯毛傳最古解游環為靳環其義蓋傳自孔門

而沈重釋之詳悉明白無復可疑者但駝馬外轡當作內轡蓋轉寫訛耳猛意謂駝

後於服而制於靳不能離服先進已從書亦猶晉車千乘在中牟
杜救夷

此故取以為喻耳翻宋經注本作有靳今從之今榮陽有中牟
杜儀也

今榮陽有中牟安馬宗璉云史記趙世家獻侯即位治中牟索隱曰此趙中牟在

縣迴遠疑非也注河北正義曰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

璉案管子中篁篇曰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鄴五鹿在元城郡國志鄴與元城俱

屬魏郡中牟與五鹿鄴相近故張守節以蕩陰牟山當之韓非外儲說篇晉平公問

三傳輯釋

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是中牟在邯鄲左右之證衡案論語佛胎以中牟叛佛胎趙氏之臣是亦中牟在河北之一證晉鄭皆有中牟杜所引乃鄭中牟失之

衛侯將如五氏杜齊侯在五氏卜過之龜焦杜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杜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

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師又賤杜謂城

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杜獲齊車五百乘齊侯致糕媚

杏於衛杜三邑皆齊西界齊侯賞犁彌杜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

之哲憤而衣狸製杜哲白也憤齒上齊侯賞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

制字子服制製古字通製乃衣服之通稱狸製為狸裘兩製即為雨衣璉案正義引哀二十七年傳陳成子衣製杖戈云文在秋上製亦裘也反不如杜注製雨衣為善

氏假道於衛寧文子具紉紉三百制將以送之仲遠將亦解為裘乎於紉紉又何以說也衡案面白而齒相值說其貌衣狸裘說其服如此而後為善狀其人若為白憤中髮則唯說其服以狀敵兵則可以狀我兵則失之不審傳蓋本諸韎韐之附注疎矣

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杜貺賜也公賞東郭書辭

曰彼賓旅也杜言彼與我若賓主安陸案云犁彌與東郭書讓登猶不相識賓旅猶后子目子干為霸矣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

敝無存者以五家免杜給其五家令安正義一人得之則以五家給乃

得其尸公三禭之杜禭衣也比殯三與之犀軒與直蓋杜犀軒卿車直蓋高蓋

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杜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安衡案命坐

親推之三杜齊侯自推喪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杜平前八年再夏公會齊侯于夾谷杜

左傳輯釋

卷之二十三

廿七

杜

杜

杜

杜

杜

杜

杜

杜

平故公至自夾谷

杜無傳

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

田

杜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郕

杜郕叔孫氏邑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

心出奔曹

杜傳在前年春書名罪其稱疾不適晉

宋公子地出奔陳

杜貪弄馬以距君命書名罪之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杜無傳安甫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宋公

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杜

暨與也宋公寵向應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忿稱弟示首惡也仲佗

石彊皆為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為辰所牽帥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

杜夾谷即祝其也

武云夾谷在今萊蕪縣按杜解及史記服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府之贛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阻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曰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則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地也不可泥祝其

之名而遠求之海上矣

孔丘相

杜相會儀也

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

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杜萊人齊所滅萊夷也

齊侯從

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

杜以兵擊萊人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

兵亂之

杜裔遠也

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

杜盟將告神祀

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為不祥

杜盟將告神祀

安衡案祥與災對善與惡對訓祥為善

不若訓吉之允也

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杜盟將告神祀

安衡案祥與災對善與惡對訓祥為善

杜辟去萊兵也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

乘從我者有如此盟

杜如此盟

安衡案載書載質諸鬼神之辭明神殛之

加於載書唯先載盟辭故又曰有如此盟以此推之諸言

安衡案載書載質諸鬼神之辭明神殛之

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杜須齊

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絮故略不書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

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

杜故舊

事既成矣而又享之

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

杜故舊

事既成矣而又享之

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杜犧象酒器犧尊象

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杜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

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蓋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

如其已也乃不果享杜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杜正義歸田之經在趙鞅圍衛之後與傳文倒者

趙鞅圍衛報夷儀也杜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故伐衛以為報

初衛侯伐鄆鄆午於寒杜午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

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燔杜午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

寒氏之役杜衛開門與午鬪

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

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杜至其門下步行

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

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

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杜言必見殺不

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杜詩邶風初叔孫成子欲立

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杜藐叔孫氏之族

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杜公南叔孫家

安衡案如杜注之成子嗣子之名也然公南射

之不能殺是之依然尚存也而下文不言其

誤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邠宰武叔既定使邠馬正侯犯殺公

若弗能其圍人曰杜武叔之

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殺之末則可殺也杜偽為固陋不

知禮者以劍

如立木示無懼也

待如立木不

動以示整

安衡案且本或作且下文云中不啓門作且是也且門焉先提其

鋒未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註杜見劍向己逆呵之縛諸殺吳王亦用劍刺之遂殺公

若侯犯以邠叛註杜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武叔懿子圍邠弗克註安衡案圍人賤矣而能殺公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邠弗

克註杜工師掌工曰邠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註杜水

而無事必不可矣註杜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

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邠人為之宣言於邠中註杜許為齊使言也曰侯

犯將以邠易于齊齊人將遷邠民註杜謂易其民人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

民則齊志也故言齊人言侯犯恐不能長有邠將與邠於齊而取償於齊地齊人恐

邠民終貳於魯將遷其民於內地而實邠以他邑之民此勢或所有故言此以懼之

為一非也註杜不飲衆兇懼註安衡案兇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註杜

不與註杜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邠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註杜

言以邠民易取齊人與邠無異勝於守邠為叛人所殺註安衡案易上文以邠易于齊之易謂易地故下文言

曰又將得齊地不知入地相將得入必得地既得入不當言又得地上文齊人欲

以此偏魯必倍與子地註杜言非徒得民安衡案此謂邠邠本魯地據以

地必將倍此邠也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

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邠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

矣邠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註杜偽為侯犯射邠人

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註杜許之駟赤先如宿註杜宿

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之註杜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

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註杜誅責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

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註杜物識也赤還侯犯謂駟赤曰子止而

救侯犯也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與之數杜數甲以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杜

致其名簿也為下武叔如齊傳宋公子地嬖遽富獵杜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十一分其室以

其五與之杜與富獵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魍欲之杜向魍

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杜與魍也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

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

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為君禮杜禮辟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

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杜

廷欺也安釋文廷求往反又古況反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

疆出奔陳杜仲幾子疆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武叔聘于齊杜謝致郕也經書

從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郕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

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杜以致郕叔孫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

君封疆社稷是以杜以為猶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

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自陳入于蕭

以叛杜蕭宋邑稱弟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杜入蕭從叛

故不書叛冬及鄭平杜平六年侵鄭叔還如鄭泣盟杜還叔詣曾孫

還音旋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疆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

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魍故也杜惡宋公寵不冬及鄭平始

叛晉也杜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杜無傳四年夏葬薛襄公杜無傳叔孫

州仇帥師墮郕杜墮毀也患其險衛公孟彊帥師伐曹杜彊孟季

杜固故毀壞其城左傳卷之二十三

冊

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杜無傳冬十月癸

亥公會齊侯盟于黃杜無傳十有二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杜

無傳杜公至自黃杜無傳十有二月公圍成杜無傳公至自圍成杜

若列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杜還滑羅殿杜羅衛未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杜郊曹還滑羅殿杜羅衛未

出不退於列杜未出曹竟羅不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

日與其素厲寧為無勇杜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安衛家輕侮小敵敗

將隨三都杜三都費邠成也彊盛將於是叔孫氏墮邠季氏將隨費

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杜不狃費宰也輒不公與三子

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杜至臺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杜二子魯大夫仲費人北國人追之

敗諸姑蔑二子奔齊杜二子不狃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

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杜成在魯自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

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杜伴不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

克杜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杜二君將使師伐晉夏築蛇

淵圃杜無傳書大蒐于比蒲杜蒐非時衛公孟彊帥師伐曹杜

無傳杜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杜書叛惡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

朝歌以叛杜吉射士晉趙鞅歸于晉杜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安衛

韓魏請而復之故從國逆之例書曰歸若以韓魏之強猶列國從諸侯納之例書

曰歸是韓魏未分晉而仲尼進之為諸侯惡在其誅亂臣賊子哉杜此注害義最甚

不河不辨國逆曰歸之說詳見於隱四年成十八年薛弑其君比杜無傳稱君

左傳釋義 卷之二十三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郟氏

杜垂葭改名郟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郟亭

安正義釋例曰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衛案經從時史之舊文所書必是舊名至丘明作傳時其名或改丘明恐後世不知其地所在故舉所改名以釋之於義宜然杜後曉釋例之非故此亦以垂葭為舊名以郟氏為所改之名是也而孔固執釋例以反駁劉規噫亦甚矣郟本或作耶非使師伐晉

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杜意茲齊銳師伐河內

杜今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杜傳告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

我既濟水矣安齊召南云自絳至河內不必三月邴意茲不過言絳都整頓車馬必淹滯多時而後得出三月言其久也衛案出河謂濟河而南齊侯時次于垂葭故言出河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

杜以其言當齊侯欲與衛侯乘杜共載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

曰晉師至矣安衛案齊侯欲與衛侯乘而難言之故與之宴而陰駕乘廣載甲以備急卒乘之使人詐告曰晉師至矣遂欺衛侯與之借乘也

或告無晉師者亦為齊侯所欺為實驕晉師也齊侯詐謀以成同車之志及上文斂諸大夫之軒皆同兒戲故傳並書以明其不能為耳詳味欲與衛侯乘及使告二句傳意自明杜云傳言齊侯輕是以齊侯為實驕晉師蓋讀使為疎使齊侯曰反也然則所謂使者果誰之使也義不可通要之杜亦為齊侯所欺耳齊侯曰

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杜以己車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

曰無晉師乃止杜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晉趙鞅謂郟午曰歸我衛貢

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杜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郟午欲使晉陽晉陽趙鞅邑

安馬宗建云趙有側室曰穿正義引服虔注穿別為郟氏郟午是其後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

是以為郟鄆杜言衛以五百家在郟鄆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

如侵齊而謀之杜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從則衛與郟鄆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

杜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者衛時屬齊待齊人來伐將為恐衛貢應之之狀而歸之于晉陽此時猶未歸故趙孟怒之耳上句序事下句序意故傳置而字以別之杜陸各得其一矣

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杜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

賓不可杜涉賓午家臣不肯乃使告郟鄆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

二三子唯所欲立杜午趙鞅同族別封郟鄆故使郟鄆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法賓以郟

左傳輯釋

卷之二十三

齊侯

齊侯

鄆叛註杜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

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註杜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

作亂。註杜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

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

死。」註杜請以我說趙孟，不可。註杜秋七月，范氏

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註安

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註杜梁嬰父嬖

於知文子。註杜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註杜

謀。註杜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註杜故五子

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

在河。註杜今二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

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

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註杜唯

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註杜

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

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

氏為請。註杜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註杜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註杜退見史鮒而告

之。註杜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貧，

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

若之何？」史鮒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註杜富而能臣，必免於

亂。註杜

晉衰

之

初

之

罪

若

難上下同之

杜言尊卑皆然

戍也驕其亡乎

杜戍文子之子

安惠棟云世本註曰衛獻公生

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為公叔氏鄭康成曰朱春秋作戍阮元云凡人名多用戍亥字唯此用戍守字

富而不驕者鮮吾唯

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

杜與禍難

及文子卒衛

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

杜靈公夫人

南子黨宋朝之徒

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

杜為明年戍來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杜陽趙釐孫書名者親富不親仁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祥歸夏衛

北宮結來奔

杜亦黨公叔戍皆惡之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杜於越越國也使罪人許吳亂陳

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安陳樹華云史記越世家正義引注南下多有字醉李同而字異故杜存疑云有醉李城耳

吳子光卒

杜未同盟而赴以名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公至自會

杜無傳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杜洮曹地

天王使

石尚來歸服

杜無傳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服祭社之肉盛注周禮地官掌蜃引作蜃蓋神之則謂之蜃據其器則謂之蜃其作服者乃俗字也閱本監本服器之服作蜃

安衛案說文注服作蜃鄭

衛公孟彊出奔鄭

杜彊書名與蒯賸黨罪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杜無傳

公之弟例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杜無傳會公于比蒲來在十年

城莒父

及霄

杜無傳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杜終

魚之言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

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

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

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

杜告使討安于

趙孟患之

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

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杜知伯荀躒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

廟杜趙氏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杜報五年越杜傳言小不

事大所以亡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吳伐越杜越入吳越

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杜勾踐越王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

再禽焉不動杜使取死之士往輒為吳所禽欲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

杜以劍而辭曰二君有治杜治軍臣奸旗鼓杜犯軍不敢於君

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

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杜姑浮越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

杜其足大指見斬遂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杜釋經所以夫差使

人立於庭杜夫差闔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

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杜後三年晉人圍朝歌公

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杜脾上梁謀救范中行氏也杜齊

叛晉故助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杜二子晉大夫范戰于

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

于洮范氏故也杜謀救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杜南子宋女也

通于南子會于洮天子蒯贖獻孟于齊過宋野杜蒯贖衛靈公天子孟

在宋呼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豕杜婁豬求子豕以

宋朝艾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杜速天子少君見我我顧乃殺

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天子天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

色啼而走杜見天子色變曰蒯贖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天子

知其欲殺已

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
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
不許將戕於余杜戕殘殺也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
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杜使義可信不必信言冬十二月

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杜二子黨范氏者終景王言籍父無後安

又敗鄭師及范氏馬宗璉云呂覽中行寅淦於黃籍秦高彊黑子無黃字是二子乃黨中行氏杜注二子黨范氏不若黑子呂覽足據

之師于百泉杜鄭助范氏故并敗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饕餮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杜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無傳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杜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杜不果救邾子來奔喪杜無傳諸侯奔喪非禮秋七月

壬申妣氏卒杜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杜無傳九月滕子來

會葬杜無傳諸侯會葬非禮也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

克葬辛巳葬定妣杜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冬城漆杜邾庶其邑

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漆本邾邑不得有先君宗廟而稱城者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則雖小曰都尊其所居以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衡案都本王子封邑之稱見於周禮傳云都城之過百雉未必盡有先君之廟也然則大邑曰都邑有先君之廟雖小亦曰都傳各舉其一耳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杜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

仰公受玉卑其容俯杜玉朝者之費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

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

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杜不合法度心

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杜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

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杜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吳之入楚也杜

在四年

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

註杜倂取也

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

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註杜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註杜

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今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註杜罕達子養之子老丘

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

齊侯衛侯次于濊挈謀救宋也秋七月

壬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註杜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註杜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

葬定妣不稱小君

不成喪也

註杜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祔故反哭於寢故書葬

冬城漆書不時

告也

註杜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綴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